

## 种族问题浅谈（三）

胡晨宇

### 当举目仰望

无一例外，对当前的抗议、社会公正和系统性种族歧视的争议都卡在社会与政治这根主轴上。也就是说，人们只用政治眼光来诠释美国正发生的所有事情，对于问题如何解决的争议最终也变成替乔拜登或唐纳德川普拉票，就看你站在哪一边。让我失望的是，教会里与教会外的争议没啥区别。在这篇文章里，我希望从属灵的角度诠释当前这些事。我不是先知，但通读了以色列史和教会史，可以提供一些从先知们身上领受的洞见。希望或多或少能帮助大家拥有属天的眼光。毕竟，在世界的末了，所有问题的解决既不在川普手里，也不在拜登手里，而在基督耶稣手里！他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诗篇 51 篇中，大卫恳求耶和华赦免他跟拔示巴犯的奸淫罪。大卫所做的简直不可饶恕：他偷了别人的妻子，借刀杀了人家的丈夫（那人还是他信任的将军与朋友），然后试图掩盖这事，假装成至近的亲属要娶那个不幸的寡妇。有人会说大卫不比（被他取代的）扫罗人品好。扫罗丢了江山，大卫却保住了王位。祷告中，大卫恳求上帝的赦免，末了竟求上帝祝福他的王国，使其繁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上帝竟然听了大卫的祷告。大卫虽历经（篡位的）阴谋与内战，却毫发无损，他的王国也安然无恙。甚至，他个人的声誉都没受损，至少他在世的日子是这样（大卫和拔示巴的奸情当时大概不为众人所知晓，恕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论述。）

为什么大卫和他的王国能繁荣，而以色列历史上其他数不清的国王却丢了江山？答案绝不可能是大卫比别人更公义（诗篇 51: 4-5）。不是！说一千，道一万，归根到底，大卫能保住江山是因为他是爱耶和华上帝的。大卫是个罪人，但爱上帝。他知道耶和华上帝不仅公义，而且称罪人为义（罗马书 4: 5）出于公义，上帝谴责大卫的罪，出于怜悯，上帝也愿庇护他。

这个原则对每个人的生活都适用，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罢，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奴隶也好，自由人也罢。这个原则对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适用。适用于个人，适用于群体，当然也适用于美国。如果你想找出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的原因，那就太多了。我们这个国家就像大卫，生在罪中，她的罪恶都摆在上帝面前，无处可藏。比如奴隶制度、贪婪、性泛滥，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争论这些毫无意义，因为每个人，每个国家都犯了许多罪，应该在地狱里永远沉沦。如果公义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原因，除了贫穷与苦难，美国（就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没有理由期待得到什么好东西。短短几百年历史中，美国唯一的指望是上帝的怜悯。现在，上帝的怜悯离开了美国，不是因为美国有罪（美国一直有罪，并且将一直有罪），而是因为美国拒绝了上帝。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不再想要上帝。曾几时，牧师和教会领袖在我们的国家被尊为社区和政治领袖。有些总统和州长即便自己不信耶稣，也敬重上帝和他的仆人。国家整体上尊重圣经，尊重基督和犹太教的价值观。而如今，从大学教授到媒体人到政客，美国领袖公然藐视并嘲讽上帝的名。我们把上帝赶出学校、赶出政坛、赶出职场、几乎赶出所有的公共场合。

接着，我们公然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如果说美国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时刻，我们封印了自己灭亡的命运，那就是2015年这个国家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章21-27节中警告我们，当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上帝，上帝最后会任凭他们在罪中沉沦。“任凭”一词表示人想干嘛，上帝就让他们干嘛，不加任何拦阻。

人都是罪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大卫是罪人，跟扫罗没两样。大卫没像扫罗被定罪，唯一的原因是上帝没有收回他的怜悯，没有丢弃大卫（诗篇51篇11节）。如果上帝从大卫收回他的怜悯，大卫会跟扫罗或别人一样，难逃灭亡的厄运。我们都活在罪中，直奔灭亡而去，唯有上帝的怜悯能救我们脱离灭亡。因此，如果上帝决定收回他的怜悯，我们的结局就定了，就是灭亡。

上帝从一个民族收回他的怜悯的标志是他任凭他们放纵性欲，尤其是同性恋。当一个国家走到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一步，你就知道这是确凿的证据，上帝将任凭这个国家为所欲为。上帝不再干预。换句话说，上帝正式接受这个国家弃绝他的真理。

话说到这里，我们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属灵问题。今天，我们常常争论该如何修补我们的政治或社会体制。以为只要我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就会继续繁荣。但是，即便我们修补好警察、监狱和经济体制，也会出现别的问题，撕裂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机体。要想确保我们的生存与福祉，唯一的途径是求上帝保护我们，免得我们陷在罪中。

大部分基督徒总是觉得上帝想祝福这个国家，只是我们的问题拦阻了他的祝福。就当前的形势来看这是一种可能，但随着日子一天天流逝，这种可能性好像越来越小。不应再把上帝看作站在我们这边帮我们解决问题，相反，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可能：上帝在跟这个国家作对。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犯罪的自然后果，也是上帝正在对我们的审判。上帝不是来帮忙，而是来审判。

我的解读是，那些不断试图在“人的层面”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的人是在浪费时间。今天，警察滥杀无辜；明天，会有新一轮的新冠；后天，大规模校园枪击案；接下去是毒品再度大流行；经济大衰退；台风和地震；恐怖袭击.....问题会没完没了。上帝带给一个民族灾难，不是要他们“解决”灾难，而是要他们悔改。我们要是悔改，上帝就会解决人的层面的问题。我们要是悔改，上帝会加给我们更多人的层面的问题，直到我们悔改，或灭亡。

## 其它许多事情

谈到悔改，首要的是，我们不要手指着世界，把责任推给社会。比起教会里的罪恶，同性婚姻合法化算不了什么。如果教会想为我们遭遇的一切灾难找个罪魁祸首，不需要去别的地方找，只要照照镜子就行了。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彼得前书 4 章 17 节）。

我反对社会公义运动的一个原因是，它过分强调那些次级和再次级的问题。即使美国真的存在系统性不公义（请详见《种族问题浅谈(二)》），教会在试图改变世界之前，先得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做出改变。去掉世界眼中的刺之前，我们需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举几个我目前想到的方面来说明。

第一，教会没有传讲完备的福音。完备的福音要求我们传讲悔改、审判、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狱（马可福音 1: 14-15, 6: 12, 使徒行传 2: 38, 17: 30-31, 24: 24-25, 启示录 14: 6-7）。任何人不强调这几方面就不是传讲完备的福音。或线上，或线下，我听过美国不同宗派和教会的无数的讲道。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你很难听到一篇讲道，像耶稣和使徒那样强调悔改与审判。许多基督徒连福音都没搞明白，就想活出福音的社会果效。福音的社会果效本是福音的重生能力的绝对典范。我们期待不必打根基，就直接摘果子。这就像指望一个还没学会走路的孩子去开战斗机一样荒唐而不可理喻！

第二，教会缺少祷告。基督徒常常说起美国历史上宗教大觉醒时期复兴主义者的好时光，那时，灵魂得拯救，社会被改变。我却很好奇，我们为什么很少提到，这些运动的领袖们都像初代教会的使徒每天花几个小时跪在地上祷告呢（使徒行传 6: 4）？摩西拯救了一个民族，并奠定了其架构，他每天大部分时间与耶和華神单独相处（出埃及 33: 7-11）。马丁路德变革了一个大陆，他说若每天不先花上三小时祷告，别的就什么都做不了。约翰卫斯理改变了一个国家，他每天要花两个小时祷告。威廉威伯福斯结束了英国的奴隶买卖，他归功于每天早上与上帝的亲近，而不是他的政治精明。每个基督徒改革者都是祷告间里的勇士，都强调祷告胜过任何别的事。或许，我们不提祷告是因为我们懒惰。我们想要祷告的果实，却不想付上祷告的代价。那些吹嘘着要改变世界却不愿祷告的基督徒，轻则是愚昧无知；重则是假冒伪善。

第三，教会不讲圣洁，不谈敬畏上帝。圣洁是上帝的主要属性（以赛亚 6: 3, 启示录 4: 8），敬畏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诗篇 25: 14, 33: 8, 86: 11, 111: 10, 传道书 12: 13, 路加福音 12: 5, 哥林多后书 7: 1, 彼得前书 1: 17, 2: 17）。一方面，圣经竭力强调圣洁与敬畏上帝。另一方面，我们竭力回避圣洁与敬畏上帝。事实上，最常见的反对敬畏上帝的教义就是“上帝是爱”，这种认识本就是一种障碍，好像上帝爱我们与敬畏上帝是对立的两极。这种反应说明教会缺乏对上帝的认识，也不知该如何跟上帝建立关系。上帝命令我们先爱他，其次爱邻舍。问题是，福音派教会常常自以为认识上帝，而直接跳去爱邻舍了。这就像大部分福音派教会读启示录的时候，自动跟非拉铁非教会会对号入座。再读读吧！我们绝不是非拉铁非，我们是老底嘉教会。

第四，教会注重世界的认同过于上帝的认同。扪心自省，现今许多教会采纳社会公义那套说法，其动机并非真正出于关心种族平等。今天的任何种族歧视，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早就存在。为什么许多教会现在突然关心起种族歧视？如果这个问题值得今天去关心，五年前一定也值得关心。今天，教会里社会公义的呼声高涨，并非真的关心这个问题，而是想效法这个世界。他们喊口号，因为大家都那么做；他们喊口号，因为不想挨批评；他们喊口号，因为他们贪念世界的认可多于寻求上帝的认可。社会公义不是圣经的理想，假使是，我们为世界的缘故而不是为上帝的缘故而奋斗，都不蒙上帝喜悦。实际上，这正是耶稣常常责备的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法利赛人祈祷，不是因为他们爱上帝，而是想表现；他们施舍给穷人，不是因为他们有同情心，而是想表现。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表现。这种行为不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情欲。这是罪（罗马书 14: 23）。

第五，教会有太多异端。上网搜一搜美国最大教会排名，搜一搜基督教书店畅销书排名，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是彻头彻尾的异端。比如成功神学，后现代自由主义，商业模式的教会增长，世俗心理学..... 数不胜数。几年前，学者们把现今年轻一代的“基督信仰”叫做道德治疗法。在这种所谓的基督信仰中，神基本上就像圣诞老人，他想你乖乖的，当你需要他时，他就来帮你解决麻烦。每个人基本上都是好人，死了就上天堂。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过公义的生活，不需要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今天，这种神学观点在教会中并不罕见，甚至成为典型。比起几个坏警察对社会造成的伤害，错误的教导造成的伤害更大更严重。我倒是想看到教会起来抗议假教师。我一定会加入那个运动。至于社会公义的抗议？先等等吧！可能会等很久。

第六，教会里相当一部分自称基督徒的人没有真信。葛培理牧师曾说，在他的布道会决志信耶稣的人中间，若有 5% 真正得救，他就很高兴了。A. W. Tozer 认为美国教会中 95% 自称基督徒的没有真的得救。A. W. Pink 甚至认为 98% 自称基督徒的没有真正相信。当我们的孩子离开家上大学后，差不多 80% 会离开教会。如果教会里的人都活不出公义，我们怎能指望世人活出公义（加拉太书 2: 14）？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都被烧成灰了，我们怎能指着邻居家说那儿失火啦？

教会还有许多问题。坦白地说，写这篇文章已让我感到郁闷。我想以此作为结尾：我们要把重要的事情放前面。教会作为整体没有和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而且大错特错了。每个宗派，每个种族，每个时代都错了。教会需要被圣灵来改变。要是我们不摆正跟神的关系，谈论别的事情没有任何意义。反过来，如果我们摆正跟上帝的关系，上帝会眷顾我们身体的需要，无论个人也好，集体也罢。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 6: 33）**